



九龙寨探秘

□ 赵新法

一个流苏飘雪的春日，我们师友三人，沿着西石村东南山坡的羊肠小道，艰难攀爬约40分钟，登上了名声日隆的九龙寨。

早在1972年，我在九龙山下的西石联中就读，抬头即见南山上的石寨。高高的围墙内有些什么样的建筑，隐藏着什么秘密，吸引着我好奇的目光，但一直没有机会登临探访，今天实现了52年前就有的登高探秘的愿望。

西石村东南侧（东石村南侧）有九道山梁蜿蜒伸展，就像九条巨龙起伏于群山之间，名曰九龙山。在其中一道山梁的顶端建有石寨，故名九龙寨。九龙山并不高峻，海拔470米，但山不在高，有龙则灵，龙山有寨，遐迩闻名。登临九龙山巅，暖阳高照，漫山花香。东望潭溪山、杨集鞍，山似波浪；北视青龙山、齐山，巨龙翘首；西看卧佛山，安详静卧；南瞭摘笔寨，高耸云端。山下的西石、东石、鲁子峪等村庄红瓦绿树，像明珠镶嵌在绿水青山之间，一派生机盎然。

来到寨前，一个硕大碾盘映入眼帘，碾盘已经断裂，据说碾砣已被掀入山沟。临近石台上有一石臼，直径约30厘米，深约6厘米，这些都是碾米捣物的器具。抬头望去，高高的寨墙用石块砌成，约5~6米，厚1~1.2米，十分坚固。石寨南门高约2.6米，宽约1.2米，朝向南边的山梁和不远处的“南寨”。进得南门，抬头一望，又见一寨门。两门相对，递次呼应。南门内东西两侧各有一洞，洞内有两个瞭望孔，供站岗放哨之用。九龙寨有内外两寨，分上下两层，大寨套着小寨，又称复式寨或“子母寨”，这在鲁中山区的石寨中相当罕见。外寨呈椭圆形，南北长90多米，东西宽40多米，内寨位于外寨中心位置的高台之上。从航拍资料看，就像一艘航母停泊在群山之巅。外寨围墙内，建有大小不等的房间，均由石块垒成，东西侧各有22间，每间高1.5~2米，面积6~8平方米，房门和石窗均朝向寨内通道。外寨北端有一寨门，大小与南门相当，北门外有小路通向山下村庄。在外寨西侧围墙中段，依墙而建一窖池，长约4米，宽约2米，深约3米，是蓄水池还是地窖，还需考证。内寨位于外寨的中央山顶，所建石屋与外寨的石屋大同小异，估计是驻扎者首领的住地或“指挥中心”。

出南门沿山梁南行约200米，在一小山山顶上又见一山寨，呈圆形，围墙开一北

门，南侧围墙上上下下两个“瞭望口”，称为“南寨”。站在南寨向北望去，由于植被茂密，视野受限，看不出北寨“航空母舰”的雄阔宏大，但内外两寨层次分明，清晰可见。南北两寨遥相呼应，形成犄角，能守能攻、攻防结合的设计优势，则一目了然。

九龙寨的设计建筑独具匠心，“寨中寨”的布局精美协调，寨内攻防设施完善齐全，依山建寨，寨寨互应，设计奇巧险峻，功能科学完备。

九龙寨建于何时，用于何年，弃于何日？它的主要功能是什么？它和齐长城有什么关系？触摸着那高大的寨墙，眼望着静静的寨门石房，俯视石寨四周的绵延群山，我不禁陷入了深深的思索。

近几年，我的同事或朋友拍摄了大量的“齐长城”图片，不仅有齐长城的城基、城墙、关隘遗迹，而且有不少像九龙寨这样的石寨、兵营或“围子”。在齐长城的有关研讨活动中，我对这些石寨是否是齐长城的组成部分表示关注并“存疑”，而且还实地考察探访了鲁中山区的不少山寨，如马鞍山兵营、岳阳山“围子”、青龙山石寨、田庄石寨等，这些石寨的共同特点是，石质建筑，均有营房，围墙完整，寨门通达，“寨龄”比较年轻。九龙寨等虽然居于两千多年前的齐长城区域范围内，军事设施特性明显，但从结构造型、攻防功能、建筑特性和“寨龄”长短等方面看，作为齐长城组成部分的可能性不大。而问及当地年长者，都说这叫“围子”“石寨”，少有古城之说。

明清时期，山东地区曾有农民起义爆发，太平天国（捻军）起义，战乱匪患，灾荒瘟疫，鲁中山区也曾有唐赛儿的驻扎兵营和点将台，从这些石寨的建筑设计功能看，作为避难所，当地百姓到此躲避战乱匪患的可能性较大，也可能是农民起义军的营寨或山匪驻扎之地，从九龙寨寨门设计、岗哨方位、两寨互应、攻守自如、逃生方便等特点看，不难做出判断。

九龙寨的设计奇巧，建筑坚固，造型美观，功能完整，浸透着古代劳动人民的科学精神、聪明才智和勤劳勇敢的品质，令人感佩！

中午时分，我们沿着九龙寨东侧东石村方向的小路下山，对九龙寨文物保护、历史文化研究和文化旅游价值的思考萦绕脑际，带着对九龙寨的深情眷恋和历史文化价值的深深思考，结束了这次文化之旅。

岁月深处的诗意人生

□ 陶安黎

遇见许春英的文字先于她本人。当时我还在报社做着副刊编辑，在众多的来稿中，发现了署名“木兮”的一首诗，诗不长，诗句纯美而灵动，这个有点特殊的名字，又让我联想起“山有木兮木有枝”的古诗，也就自然而然留下了印象。

见到木兮，是在几年后的一次文学活动上，她告诉我，她叫许春英，笔名“木兮”。那一刻，我首先想到的是“诗如其人”。从作品到人，再由人到作品，彼此关注的也就多了起来。

数月后再次见到许春英，她说准备把自己近年来写的诗歌和散文集结出版，取名《岁月深处》，并请我写一篇序，我应下来又觉得有些惶恐——这些诗文都是作者的心血，怕写不好辜负了这份信任。

打开《岁月深处》的电子稿，满屏的诗情画意冲击着视觉，每一篇每一首似乎都承载着岁月的分量。其实我对这些诗文并不陌生，今天的阅读早已不局限于报刊纸媒，有了朋友圈和公众号，有了抖音和短视频，写的东西，可以随时读到；发布的影像能够即刻浏览。然而，当这些平日里零散读到的诗文合成了一册，便有了一种积淀，一份厚重。

书中的一百多首诗和六十多篇散文，都是许春英在生活的闲暇里，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，记录着所见、所闻、所感、所行，是她生活的真实写照和心路历程。全书分“诗与情 瞩望四季”和“光与影 如歌行板”两部分，从中既能领略到作者或深沉或率性或婉约的诗意人生，又可体悟到或激情或浪漫或忧郁的文学情怀。

有一个时期，我对于把诗歌和散文合结集在一起，有些不以为然，总觉得诗就是诗，散文就是散文，读了《岁月深处》，打消了我的这种看法。许春英的散文有着诗化的语言，诗也有散文的生动，二者界限并不明显，反显得水乳交融，互为补充。

“写作，对于我来说，是自小存在心中的一种爱好。上学那会儿，我就是语文课代表，每次写作文，参加各类作文竞赛，都是我大显身手的时候。”这是许春英在《后记》里写到的。在当今，爱好文学创作，是带不来多少实际的好处的，但它带给心灵的好处，又是实际的好处所替代不了的。

许春英生在东北，是典型的“部队大院”的孩子。她在《秋天的怀念》一文中深情地写道：“我可亲可敬的爸爸，1956年9月，随部队成建制开赴边疆，屯垦戍边。在建设兵团独立二团先后担任连长、营长、处长、武装部部长、法庭庭长等职务的爸爸，呕心沥血，为兵团的建设和发展，奉献了自己的全部！”

艰难的岁月，有着如山的父爱；清苦的日子，散发着母爱的芬芳。严父慈母，家和子孝，生长在这样的家庭，受着优良家风的熏陶，是幸运的，也是幸福的。而双亲的相继离世，更成为了许春英一生挥之不去的痛，她把对父母的思念和泪水，凝成了诗歌，铸成了文章，成为《岁月深处》重要的一部分。

艾略特说，“诗歌是感情的载体。”同样，情感也是许春英创作的主题。再没有比对亲人的怀念更真实，更真挚，更真诚了。相对于写作技巧的娴熟，我更看重这一点，这也应该是文学作品难能可贵的地方。从《思念没走》《写给爸爸的诗》，到《父亲的脊梁》《给雪中离去的母亲》，从《又见丁香花开放》《秋天的怀念》，到《布满阳光的远方》《最是佳节忆亲情》……无不浸透着感伤与眷恋，触动者读者心底的柔软处。

无论诗歌，还是散文，每个字，每句话，都倾注着许春英对爱情、亲情、友情

的感悟和理解。在她的眼中，一把空椅子，一个小镜子，一株向日葵，都蕴含着丰富的意象；在她的意识里，季节更替，花开花落，月夜星空，都是诗意栖居的参照；在她走过的路上，留下的不仅仅是跋涉的履痕，更有辛勤笔耕的累累收获。

“我以为/您的离开/是像小时候那样/和我捉迷藏/怎料想/转身却定格成永恒……”（《我以为》）

“一生太短/短得，似乎来不及回味/依稀只记得/我曾经，为天边的云/打开一扇窗/只是它不小心/化作雨滴/飘落大地。”（《飘》）

沉郁，凝重。虚静，幽远。本真的流露与含蓄，个性的内敛与张扬。我被这些诗句感动着。一个人，可以不写诗，却不能不读诗。我庆幸自己在缺乏诗意的时光里，依然能为诗歌存着一份敏感。

记得英国女作家伍尔夫说过这样一段话，“一个人一旦有了自我认识，也就有了独立人格，而一旦有了独立人格，也就不再浑浑噩噩，虚度年华了。”许春英常自谦自己是“家庭主妇”。当下活得都不容易，女人自有女人之累。许春英在锅碗瓢盆的交响曲中，守住了一方精神家园；在油盐酱醋的烟火气里，锻造出属于自己的心灵空间；在含饴弄孙的忙碌操劳下，将日子打理得恬淡而雅致。她在散文《与绿色相约》中这样写道：“生命是一场修行，也有人说，生命是一场跋涉。无论是哪一种，每一步，我们都在用心去走。每一段路，每一个曾经，每一程山水，都是一处旖旎的风景，在深深的记忆里永恒。从平凡的人生中，寻找无限诗意，让文字从口里飞出，丰富的思想，感性的情怀，使人心醉。”如果说“把日子过成诗”是一种理想，那么许春英一直在用行动践行着这个理想。

当多数人进入梦乡的时候，许春英在灯下默默播种着她的文学田地。走过悲伤，走过喜悦，走过气馁，走过希望，更多的是对生活的热爱，对家庭的体贴，以及对人生的思考。

昨天夜里，下了一场小雨。此刻，天已放晴，一缕阳光穿过窗户，在绿叶的映衬下，把室内泼洒得明净而温暖。不由想起许春英那首《暮春》——“执一缕轻念/几垅诗行/听梁间春燕细语/携一场春梦吧/驶向被风吹绿的蒹葭水岸/以春的色彩/相守静好。”

姹紫嫣红的时节，总有着诗的憧憬，远方的期待。让我们掀开春的扉页，看岁月深处，一路繁花。

